



那时相视的眼神
已注定今日的重遇

台湾

蓝雁沙

辣妹向店中

嫁姊白皮书

蓝雁沙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小蚂蚁系列
嫁姑白皮书
(台湾)蓝雁沙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10 号)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5 000
ISBN 7-204-03242-8/1 · 557 定价:9.80 元

小

鵝

叔

系

列

第一章

一张略显紧张的脸上，有着一双细长的丹凤眼和一头及腰的长发。惶恐的眼神一直盯着墙上各式的证书与执照。

“你就是纳兰女士？”李小姐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难以置信。

纳兰真微笑点头。

“我还以为你是年纪很大的妇人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美丽。”

“很多人都和你一样的想法，也一样的惊讶。”

“你怎么想到做性治疗师？”

“你少说了两个字，性心理治疗师。我诊疗的是女人羞于启齿的性观念，不是生理问题，那是妇科医生的事。”纳兰真以职业化的口吻说，“李小姐，我想我们的重点不在我身上，而是你为什么来这里。”

然后是一阵沉默，李小姐的眼神落在交叠的双手上，一动也不动，也不开口说话。

嫁 簿 白 皮 书

纳兰真仔细打量李小姐，二十五、六岁，虽称不上是绝色美女，但一双具古典美的眼以及白皙细嫩的肌肤，别有一番动人的韵味。

李小姐突然抬起头，“我来找你，是因为……我不快乐，原因当然是男人，我好像留不住男人，本来一开始都很好，男人见到我就好像蜜蜂见到蜜一样，那时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欢乐，可是等到交往比较深入以后……”她蹙着眉，声音变得不太自然，“一切都走样了。”

“他们有告诉你离开你的原因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咬了咬下唇，“我认为他们嫌我是飞机场。”

“男人固然喜欢胸部大的女性，但并不见得所有胸部大的女人感情就一定顺遂，乳房只是局部的吸引力，个性相投、思想契合才是决定男女天长地久的原因。”

纳兰真温和地朝她笑笑，“小乳房和大乳房一样敏感，你不要受时下‘波大就是幸福的泉源’所影响，身体各部分都可以藉由爱抚引发亢奋，不是只有乳房。你和他们之间的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里。”

“你很有性经验是不是？”李小姐像是忘了自己的烦恼。

“你的逻辑不对。爱情小说家也不是天天换男友，

可是她就足能写出不同的爱情故事。我的性知识是从书本上学来的，不是身体为行来的。”几乎每个来求诊的女人，都会问她这个可笑的问题，照她们的逻辑，只有妓女最适合做性心理治疗师。

“你那方面的知识那么丰富，做起那种事来是不足如鱼得水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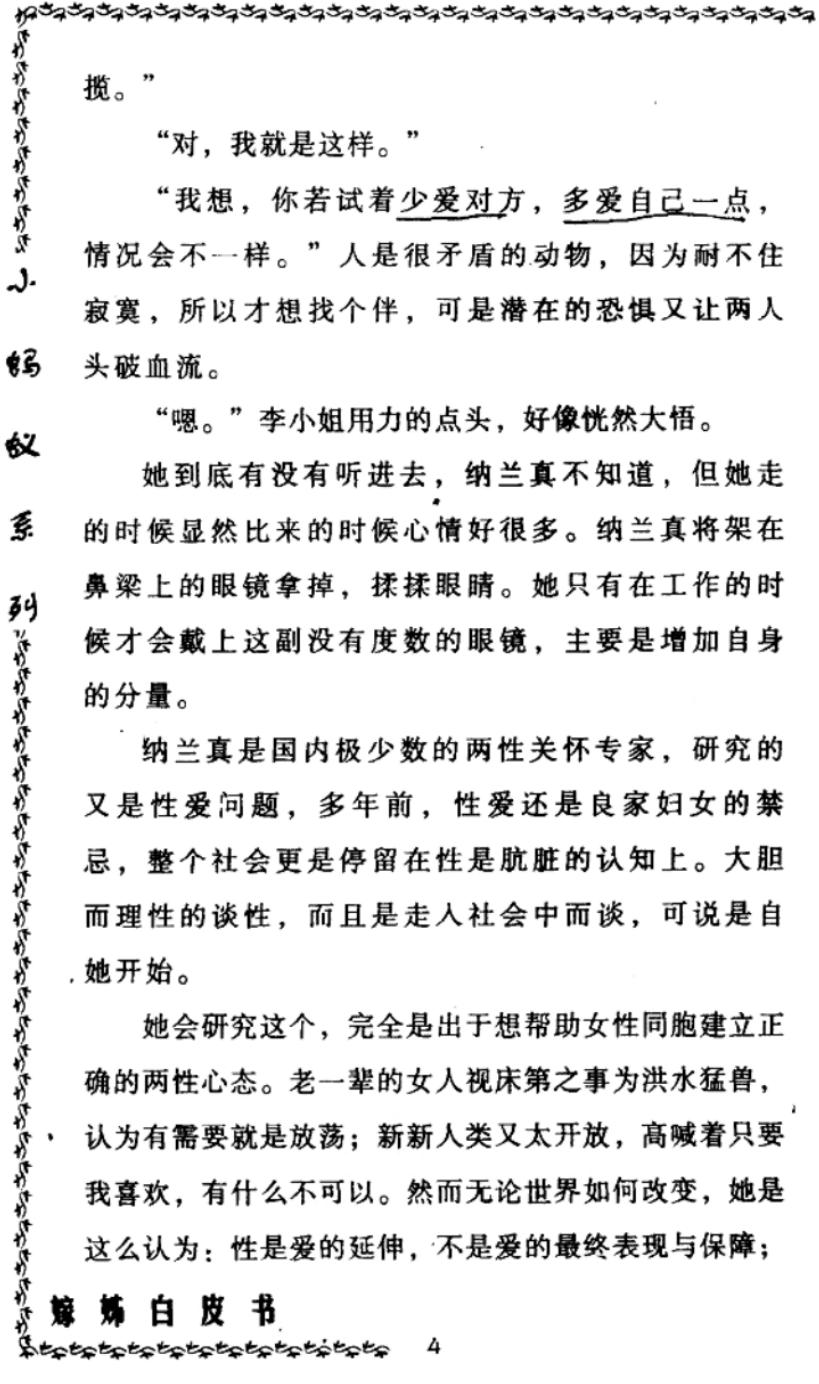
纳兰真清清喉咙，“李小姐，你有没有关于你自己的问题？”这女人未免对她太好奇了吧！

“呃……你觉得我去隆乳好不好？”李小姐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如果隆乳能帮你恢复信心，我是不反对，但我还是提醒你，取悦男人不是爱情的第一要务。”

“可是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去讨好男友，比如^{有喜欢}有灵性的女孩，我就留了一头飘逸的长发。”李小姐露出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，“我很怕孤单，尽管过去一年来，我的工作很忙碌也很有成就，但我仍然感到空虚，我想名利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，我比较需要一个男朋友。”

“我看见你的问题了，你害怕一个人，所以很容易让自己坠入情网，也就不会去考虑他适不适合你；你又害怕被抛弃，所以低声下气，只求维系住关系，结果男人一个个来，一个个走，你也很习惯把过错往自己身上



揽。”

“对，我就是这样。”

“我想，你若试着少爱对方，多爱自己一点，情况会不一样。”人是很矛盾的动物，因为耐不住寂寞，所以才想找个伴，可是潜在的恐惧又让两人头破血流。

“嗯。”李小姐用力的点头，好像恍然大悟。

她到底有没有听进去，纳兰真不知道，但她走的时候显然比来的时候心情好很多。纳兰真将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拿掉，揉揉眼睛。她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才会戴上这副没有度数的眼镜，主要是增加自身的分量。

纳兰真是国内极少数的两性关怀专家，研究的又是性爱问题，多年前，性爱还是良家妇女的禁忌，整个社会更是停留在性是肮脏的认知上。大胆而理性的谈性，而且是走入社会中而谈，可说是自她开始。

她会研究这个，完全是出于想帮助女性同胞建立正确的两性心态。老一辈的女人视床第之事为洪水猛兽，认为有需要就是放荡；新新人类又太开放，高喊着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。然而无论世界如何改变，她是这么认为：性是爱的延伸，不是爱的最终表现与保障；

小

蝎

女

系

列

两性之间唯有透过真爱，才能体会灵肉合一、水乳交融完美。说起来还没人相信，关于鱼水之欢的问题，她是专家没错，谈起来可以脸不红气不喘，可以说得头头是道，但她却是个从没有性经验的处女。

因为，她还没找到真爱。



纳兰善蜷坐在沙发上，眼睛轮流打量着父亲纳兰崇华和姊姊纳兰真。

几分钟前他们有过激烈的争执，现在空气中依然弥漫着一股蓄势待发的火药味。

“你把我说成后父！”纳兰华崇沉不住气，首先发难。

“我没那个意思。”纳兰真蹙起眉。老爸真是的，吵架哪有好话，他却在那边斤斤计较。

“那你说，常伯伯的儿子卫民有什么不好，英俊潇洒，还从国外捧个企管硕士回来，你们郎才女貌，是天造地设竺对。”纳兰崇华说得口沫横飞。

“爸！”纳兰真的眉头在不知不觉又聚拢，“我拜托你好不容易我又没丑到嫁不出去，非要你替我张罗个政治婚姻不可。”常家和她家都是知名的财团，两家长辈一直有亲上加亲，不，应该是财上加财的想法。从她

嫁 嫁 白 皮 书

小
说
系
列

大学毕业到现在，她已听老爸提起常卫民的名字不下万遍。

她看过常卫民一次，那一次是被老爸设计的，说什么庆祝她大学毕业到希尔顿吃饭，结果是相亲，常家三代上至老奶奶下至牙牙学步的孙子全员到齐，好像她大学毕业是件多了不起的事，其实她不过是从某所私立大学吊车尾的心理系毕业。

她真的很佩服自己竟能在那种场合下活过来！那天，常家人直盯着她看，活似她是道可口的佳肴，害她那天食不下咽，外带消化不良。

而那个大她一岁多正在服兵役的常卫民，虽然理个小平头，但他有张令人透不过气来的俊美脸庞和与众不同的气质，在看他第一眼时，纳兰真就有一种触电的感觉。本以为一见钟情只存在于爱情小说中，没想到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于是她不着痕迹地在他眼中搜寻是否也有来电的迹象。

常卫民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地打量她，仿佛洞悉她心里的想法，接着他嘴角浮现一抹看来邪恶的微笑，她羞愤得想拂袖而去，但她没有，连眼睛也没有回避，狠狠地和他对视。

在那个时候，她讨厌死他了，恨不得他下地狱。

那顿晚饭后，常卫民有打电话约她出去，但她没有

答应。她想他不过是礼貌或者是被逼迫的，又不是真对她有意思，何必出去呢？

后来听说他去英国牛津大学念企管硕士，而她也远走他乡，到加拿大一所大学攻读性心理学，整件事就不了了之。

现在为什么又旧事重提？

四年了，难道他还没有可论及婚嫁的女友？

怎么可能！英国没有女人吗？

“你才知道你嫁不出去呀！谁敢要你？好好的名门淑女不做，跑去读什么性心理学，还开业，上电视鼓吹只要佳局潮，不要性骚扰，把我的脸丢尽了。”纳兰崇华的嗓门不觉大起来。

他知道自己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！生不出儿子，女儿又离经叛道。唉！小真小时候又可爱又听话，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天使，谁知长大后虽然没变丑也没变坏，就是脑子变得怪怪的，不知里面少了几颗螺丝★。

“我又没作奸犯科，丢你什么脸？”纳兰真将一头黑瀑般的长发往下一甩，“老爸，是你的观念太老派，国外像我这种心理医生很吃香，很受尊敬的。”

“我不是篮眼金发，思想没他们开放，也没必要向他们看齐。”纳兰崇华定定地看着女儿，“我和你常伯伯说好了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我的女儿一

定要嫁给他儿子。”他的事业若交给任何一个女儿，一定会败光，所以他需要一个优秀的女婿发扬光大，而他属意当卫民。

“你的女儿不止我一个。”纳兰真慵懒地说。

“姊，你太差劲了吧！只求自己脱身，把我拖下水。”纳兰善敏感地跳了起来。

“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你想嫁给像常卫民那样的俊男。”

“那……那是以前年纪小不懂事，乱说的。”纳兰善对姊姊做了个鬼脸。她乖乖坐在旁边，也会被流弹打到！

“你现在长大了，老爸可以帮你实现愿望。”纳兰真伸了伸舌头。

“我才十六岁，人生都还没开始，就要我从一个家走入另一个家？”纳兰善嘿着嘴，“懒得理你们，我要回房念书，后年还要考大学。”

“你功课那么烂，也考不上，我看还是早点嫁人好了。”纳兰崇华突然冒出一句。

“不会吧？”纳兰善瞪大眼，“老爸，你不会是想抓我做姊的替死鬼吧？”

“你姊那个牛脾气，我拗不过她。”纳兰崇华白了大女儿一眼，旋即望着二女儿，谄媚地说：“小善，老

爸知道你心地最善良，又最孝顺，不会伤老爸的心。”

“可是我和他差了十二岁！”她小声的抗议。老爸也太贼了，先给她大帽子戴。

“老夫才会疼少妻。”横竖他都有说词。

“哦？那纳兰美嫁给他最好。”纳兰真讽刺地说。

“小美才六岁！”他拉下脸，“现在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回房间，免得我看到你就有气。”

“小善，你不一定要答应老爸。”纳兰真对妹妹眨眨眼，然后在父亲一声咆哮中很快地闪进房间里窃笑。



某私立高中的操场

“这就是昨晚纳兰家的实况报导。”纳兰善一脸苦恼，“你说怎么辨？”

何之凡搔搔头，“今天晚上我去你家，跟你爸说我们两个相爱的事。”

“不行啦！”纳兰善马上否决，“我爸会把你的腿打断，然后逼我转学，不准我们再见面。”她和何之凡是班对，当然她没让家人知道。

知道还得了！老爸一定会把她功课不好的原因归咎于何之凡。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何之凡迁怒地说：“都是你姊姊不好，如果她能喜欢那个常卫民就好了。”

“咦，对哟！”纳兰善眼中闪闪生辉，“我们可以帮他们两个接上电！”，

“小姐，听你说这两个人四年前就没来电了，现在要怎么个接法？”

“嘿嘿，本山人自有妙计。”



常卫民啜了一口茶，继续研究手中的一本书《谈性说爱》，作者是纳兰真。

他已经研究它将近一个小时了，并在书上画红线并做注解，好了解作者的心理。

她真的很让人讶异！一副循规蹈矩的模样，却对性爱有兴趣，而且还挂牌当起性心理治疗师，虽然只诊断女性，但翻看她的书，一些属于男人性方面的问题，她比他这个货真价实的男人还要清楚。也难怪她爸爸说没人追她，这样的女子，男人在她面前就像变不出花样的孙悟空，因为她太了解男人了。

最后，他合上书，头往后仰，靠在椅背上吞云吐雾。

纳兰真的影像又没来由地在眼前出现。他只见过她

一次，但只要合上眼，她的脸庞就清晰地浮上脑海，就像已认识她一辈子似的。

四年前两人的邂逅，是在刻意安排的饭局上。他一见着她就惊为天人，从没一个女子如此令他心动，可是，显然他没有给她好印象，所以她一直拒绝他的约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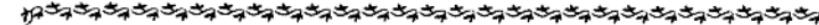
常卫民叹口气，取出另一根烟，点燃后，优雅地吐了一个烟圈。

去英国后，他交过不少女朋友，但都无法长久，原因只有他知道，他对纳兰真的感情并未因时间而消逝，它一直埋在心底。

这次回来，他未娶，她也未嫁，冥冥中像有条红线系在彼此脚踝上，等着他们圆这段姻缘。这次，他决心不再让纳兰真从他身边溜走，他要她伴他度过余生。不过，看也知道她是很难搞定的女人，得费一番力气追求她。

这时候门突然被打开，一个高挑的女人走进来。

钱娟娟是他回国后姨婆硬介绍的对象，凯南集团总裁的千金。像他这种所谓的黄金单身汉，总会招来一些媒婆关爱的眼神，向他强力推销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。钱娟娟有一张五官清丽而知性的脸，气质浑然似影星莱蒂福斯特，是他看过仅次于纳兰真的美女，而这个美女



小
鸟
的
家

故
事
列

对自己一往情深，主动得很。

但他对她没有一点热血沸腾的感觉，也许是他已心有所属的关怀吧。

“你来了。”常卫民不冷不热地说。碍于两家的交情，他和她只维持礼貌性的交往，从没做出令她产生误解的举动，连小手都没碰过。

“你不高兴我来找似吗？”钱娟娟轻咬下唇，一脸委屈的样子。

“没有啊。”他朗声说，朝她微微一笑，“找我有事？”

“你忘了。”她的眼中满是受伤的神情，语音转低，“你说今晚要请我吃饭的。”

他有说吗？大概他忙得忘了。

“对不起，你先坐一下，我交代一下我们就走。”
他把秘书叫进来，交代一些事。

钱娟娟坐进皮沙发里，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瞄着常卫民。他是她这辈子唯一想得到的男人，尽管目前他对她不是很热络，总是客客气气地敷衍她，但美丽的女人不一定没有头脑，她想要的东西，只要用点心机，没有得不到的。其实今晚根本没有晚餐约会，但她一等一的演技，令他不点头也不行。

她有自信她绝对能成为常家的媳妇。

嫁 婿 白 皮 书

常卫民站了起来，“我们走吧。”他对钱娟娟非常头疼，他的态度都已迹遂明显，而她却一点放了他的迹象都没有，好像非他莫嫁似的。不晓得要怎么跟她说，她才会打退堂鼓？

他们驱车在忠孝东路上行驶。不久，常卫民将车停靠在一家法式西餐鉴则，他把车钥匙交给泊车小弟后，钱娟娟挽着他的手臂，带着幸福的笑容走进西餐厅。

侍者带他们走到一个较隐密的角落，他和钱娟娟面对面而坐。不期然地，常卫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越过钱娟娟的头顶，纳兰真就坐在那里，她左边坐考位文质彬彬的男人。

那是她的男朋友。常卫民一颗心倏地直往下沉。

他的双眼发直，是看到熟人？钱娟娟顺着常卫民的视线，头往后转。他的朋友是那个女的还是那个男的？她比较希望是后者。

“你认识后面那对男女？”钱娟姐望进他眼底，像是想读出他眼底的讯息。

“不是很熟。”常卫民将视线收回。

“要坐过去吗？”“不用了，我去打声招呼，你先点餐。”常卫民欠身起来。他太想知道纳兰真和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了，所以大胆前去打探虚实。

常卫民站在纳兰真面前，脸上泛起笑容，“嗨，你

小
说
系
列

还记得我吗？”

记得！怎会不记得？再过三百年，纳兰真也不会忘记这位曾经用眼神羞辱过她的男人。只是他比她记忆中还要英俊挺拔，一身合宜的穿着更衬托出他卓尔不群的俊逸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纳兰真报以一个微笑，迷人的酒窝隐隐若现。

“我们还挺有缘的，你说是吗？台北这么大，就这么巧我们都到这用晚餐。”他别有深意地说。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，他相信他们的缘分有百年为基础。

“是很巧，碰到你带女朋友来吃饭。”纳兰真假装不经意地指出。她老早就隔着落地玻璃看到他挽着女伴，状似亲密地走进这家餐厅，好死不死地还坐到她隔壁桌来，本以为他认不出她，没想到他一眼就认出，并过来和她打招呼。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已经有了女朋友，老爸干嘛还死命要他做女婿？

他的女友长得不错，眼睛明亮有神，但颧骨有点高，嘴巴略嫌薄了点，还有……怎么一下看到那么多缺点？纳兰真暗暗责备自己吹毛求疵的观察力。

人家喜欢就好，关她什么事？

倒是她得回家告诉老爸这条新闻，请他不要再烦她